癮、欺騙、宰制

——論李喬《V 與身體》醫學話語的政治隱喻

賴松輝ⁱ

摘要

本文討論長篇小說的醫學話語如何隱喻政治？本文以李喬《V 與身體》為研究對象，作者在傳統疾病書寫裡，穿插大量現代醫學的生理病理藥理等專業知識，描寫身體器官上癮的生理機制，隱喻被殖民者受宰制於殖民者。

致癮物在身體的醫學話語如何隱喻政治呢？作者採取兩種手法：話語的交相指涉、模擬反諷。首先，作者將寫實與政治話語相互指涉，男女的性愛隱喻兩岸統一、一國兩制，建構兩岸政治主體。其次，致癮物對身體器官產生的生理機制劇場化，「模擬反諷」為「戰爭」。身體器官抵抗安非他命藥丸入侵，隱喻為被殖民者反抗殖民者的侵略；安非他命藥丸發揮藥效，使大腦及整個身體上癮，隱喻被殖民者貪圖利益欣然地懵懂地接受殖民統治。

關鍵字：醫學話語、話語交相指涉、生理機制、政治隱喻、癮

ⁱ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

Addiction, Deception, Domination:
On the Political Metaphor of Medical Discourse from Lee
Chou's Novel “V and the Body”

Lai, Song-Huei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how the medical discourses metaphorized politics in the novel? Lee Chou's Novel “V and the Body” was the researched objects, the writer interspersed professional physiological, pathological, pharmacological knowledge in the traditional medical discourse, the body organizations were stimulated by additions, metaphorized the colonial people were dominated by colonist.

How did the medical discourse work? There were two literal crafts. The first, the real discourses referred to politics, the sex between man and woman symbolized crossing-strait reunification and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n the political subjectivities were erected. The second, parody. The physiological mechanism of addictives such as cigarettes, alcohols, gambling, areca, amphetamine were effected the organs of body parodied war. The human organs were effected by amphetamine metaphorized the invasion of colonist troops, the effects of physiological mechanism metaphorized the colonial people were devoted to the colonist.

Keywords: medical discourse, discourse refer, physiological mechanism, political metaphor, addiction

一、前言

本文討論一個問題：李喬長篇小說《V 與身體》(2013)¹致癮物刺激身體的醫學話語如何隱喻政治呢？

《V 與身體》是李喬的晚年代表作，薈萃其政治、族群、文化的思想，蘊含深刻的哲理；²寫作手巧令人驚異、耳目一新：「整體宏觀、實驗性手法特出，但又具可讀性。」³小說由多元空間與多層次話語組成，包括社會的寫實話語，實證的醫學話語，反諷的政治話語，三者構成一幅多元、多層次交織的人間圖像。小說技巧的創新，就像查特曼 (Seymour Chatman) 所說：「小說本體論的姿態的一種試驗」，讀者「被要求注視 (小說家) 創造小說，包含了創作的技術與理論。」⁴作者將嫖妓、生理機制、政治三個毫不相干的話語，相互指涉，形成一部政治諷刺的小說，這樣的題材、創作技巧對於追求小說藝術的老作家具有無比的吸引力，他致力於小說技巧的創新與追求，嗜「技」成癮就像金庸筆下的周伯通，不禁令人讚歎：是一位「小說頑童」。⁵

《V 與身體》描寫政治、商業兩棲聞人何碧生的生命行程與「身體家族」內鬥慘烈。⁶政商兩棲的政客、黑心商人何碧生從事海蟑螂房仲事業，競選地方民代，政壇事業飛黃騰達，卻面臨家庭斥責、黑道的壓力，身心處於極度緊繃狀態。他服食菸酒、檳榔、藥物，陷溺賭博、性愛等刺激行為來抒解壓力，壓力雖解，後遺症傷身，酒癮導致胃潰瘍，嚼檳榔、抽菸引發早期口腔癌、肺癌，賭博時過

¹ 李喬《V 與身體》(幽情三部曲之二)(台北：INK 印刻文學，2013)。

² 李喬先生說：這部小說薈萃我一生思想，可說是晚年定論。筆者與在苗栗家中的李喬通話紀錄。2014.2.1 晚間。

³ 台灣文學館舉辦的「2013 台灣文學獎」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決賽會議，時間 2013.10.11 日 地點：台南，台灣文學館。參見 http://award.nmtl.gov.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12:2013-&catid=70:2013&Itemid=23。2017.8.7。

⁴ 賽邁爾·查特曼 (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1978.) ,p.250。

⁵ 周伯通是金庸武俠小說《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的人物，雖然年紀已大，天性純真，不拘小節，嗜武成「癡」，好玩兼興趣，自創武功娛己，故有「老頑童」之稱。李喬對於小說形式技巧的追求與創新，也有相同的「癡」。

⁶ 同註 1，《V 與身體》，頁 389。

度亢奮、刺激、休克，不省人事三天；放縱情慾嫖妓，濫用藥物助性，造成陽痿、癱瘓等病症。

癮物造成的病症、病徵屬於傳統疾病書寫領域。但是，作者深入身體內部建構了一個虛擬空間，存在人物化的主體「V」及身體器官，V從功利理性、本能欲望思考，欣然引進各種致癮物；身體器官從生命延續思考，深知癮物的傷害。因此，V與身體遂發生激烈衝突。

小說最大的挑戰在於醫學話語隱喻政治。歷來疾病文學常以醫學知識為基礎，配合專有名詞，造成艱澀枯燥難懂，附以「單詞」的病徵，僅具附加說明的功能。但是，這部小說加入大量篇幅的醫學知識，醫學話語被前景化，佔有重要地位，且具有政治隱喻功能。

李喬展現更大的創作企圖，實驗小說的技巧，考驗讀者的閱讀耐力，使得原本無主體、意圖的身體器官被擬人化為家族成員、各級政府，生理機制被情節化，模擬反諷為「戰爭」，產生閱讀趣味及現實反諷。

《V與身體》出版後，榮獲該年度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2013)，評審委員對小說讚譽有加。學者彭瑞金、陳昌明都指出：「從形式到內容，作者都在自我挑戰，當成最後一役。」⁷V追求金錢、地位喪失本性，以致被社會宰制，施淑說：這個「V」是李喬這位老作家的「浮士德誘惑與交易」，不論對寫作對象的人的「自我」的構成，或對創作活動本身都充滿自覺和質疑。⁸

在主題挖掘方面，駱以軍著重身體與政治的類比關係：「台灣外部承受的暴力、怪異現象，全部內化成身體器官的劇場，刻意疏離、離異。」范銘如認為：「這個身體是具時代性的，整個社會時代脈絡融合在一起。」⁹兩位評論家都注意到身體空間的內鬥，指涉台灣的政治環境。因此，醫學、政治話語相互指涉的奇特寫作技巧，正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V與身體》一書收有兩篇序文，李永熾的〈沉淪與救贖〉提到：何碧生得

⁷ 同註3。

⁸ 同註3。

⁹ 同註3。

到恐慌症及癌症，要生存下去，V 須剔除往昔的霸道，與身體合作，共同抵抗外來的侵略者。¹⁰

曾貴海的〈還有明天。那麼，愛……序說《V 與身體》〉則採取西方哲學、文學理論來闡述小說主題。他引用梅洛·龐蒂（M. Merleau Ponty）的心靈的肉身化或身體的靈性化，肉是身體靈性的昇華，逐步將身體建構成主體的位置。¹¹有關梅洛·龐蒂的肉體理論，啟發筆者對 V 與身體器官的討論。

另外，彭瑞金的評論〈為台灣解咒——《V 與身體》的解讀〉，從寫實話語討論：何碧生被魍神牽走的原因，在於他愛上醜女，被慶仔責罵為連惡人都不夠資格的「邪惡之人」，在心靈被撞擊後，V 被肢解，以致被魍神牽走。¹²

本文選擇《V 與身體》「癮」母題的情節做為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有四：（一）母題小說的研究，及小說印證小說；（二）話語分析；（三）類比、模擬反諷；（四）讀者反應理論。

（一）母題小說研究及小說印證。蘇聯形式主義者普洛普（V.Propp）、¹³美國民間文學學者斯蒂·湯姆森（Stith Thompson）的母題研究，¹⁴他們將童話故事以「功能」排列，分析到最小的母題單位。筆者選擇《V 與身體》癮母題有關何碧生上癮的情節，¹⁵他抽煙喝酒吃檳榔賭博性愛安毒以抒壓，¹⁶本文根據「癮」母題的「菸酒賭博」及「安毒性愛」兩段情節探討政治寓意。

¹⁰ 李永熾〈沈淪與救贖〉《V 與身體》，頁 4-12。

¹¹ 曾貴海〈還有明天。那麼，愛……序說《V 與身體》〉，《V 與身體》，頁 13-32。

¹² 彭瑞金〈為台灣解咒——《V 與身體》的解讀〉《文學台灣》90 期（高雄：文學台灣社，2014.4.15），頁 105-136。

¹³ V.普洛普（V.Propp）蘇聯形式主義者，他蒐羅了五百多個民間故事，根據其功能加以分類，由功能建立故事的結構。V.普洛普（V.Propp）著，葉舒憲編選《結構主義神話學》（西安市：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頁 3-11。

¹⁴ 斯蒂·湯普森（Stith Thompson）美國民間文學研究學者。見斯蒂·湯普森著，鄭海等譯《世界民間故事分類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

¹⁵ 上癮的關鍵特徵之一是，對於服用物質、藥品、酒精、煙草，產生一種經常性強烈的、甚至不可抵擋的欲求，或者會有永不滿足的需求。狄特爾·拉德維希（Dieter Ladeewig），李彥達譯《上癮的秘密》（台中：晨星出版社，2005），頁 41。

¹⁶ 世界衛生組織頒佈的分類法，癮歸為精神疾病的 F1：「精神作用物質引起之精神疾病與行為障礙症」，包括酒精、鴉片、大麻、鎮靜劑、古柯鹼精、煙草、揮發性溶劑、多種藥物……等。癮症屬於輕型精神疾病，身為病患因病症困擾，覺得痛苦異常，感到人生乏味。但這些患者卻不敢到精神科掛號，喪失治療的契機。胡海國《當代精神醫療》（台北：正中書局，1995），頁 150-154，頁 186。

其次，根據「小說印證小說」的研究方法，蒐羅李喬「癮」母題的所有小說成為一個大文本，排比出共同的情節模式、心理發展，建立一致的結構，作為本文的參照系統。「癮」小說出現的致癮物有酒、強力膠、偷竊等，酒癮有〈酒徒的自述〉¹⁷、〈醉俠〉¹⁸、〈山之戀〉¹⁹等篇；藉「酒」來逃避問題。強力膠癮的〈強力膠的故事〉，學生吸膠逃避家庭問題；²⁰偷竊癮有〈休閒活動〉，資優生偷書來抗拒升學壓力，²¹結構都是「壓力、創傷——上癮——覺醒」。同樣的，《V 與身體》何碧生因為黑道威脅，以菸酒賭博抒壓；海南島買春之服食安非他命藥丸助性，都有相同結構式。

（二）話語分析。《V 與身體》的形式結構有兩個特點：何碧生的故事由三種字體——細明體、楷體、隸書體——印刷²²，和李喬早期長篇小說《痛苦的符號》的印刷形式，²³與西方醫學文學的《精子戰爭》²⁴、《生命的臉》²⁵相近，醫生評估病情搶救病人過程的寫實話語，病人發病及器官內部的醫學話語，採取不同字體印刷。

其次，話語分析。筆者根據敘事學的小說空間，敘述者的敘事觀點（Point of view）、敘述聲音（Narrative voice）²⁶，隱含作者²⁷等加以分析整併。《V 與身體》

¹⁷ 李喬〈酒徒的自述〉父親早年拋棄家庭妻小，晚年自責內疚，酗酒逃避壓力。《李喬短篇小說全集 I 桃花眼》（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9），頁 3-16。

¹⁸ 李喬〈醉俠〉原住民酗酒，其父的膝蓋關節發炎等疾病。《李喬短篇小說全集 7 昨日水蛭》，同註 17，頁 176-193。

¹⁹ 李喬〈山之戀〉《李喬短篇小說全集 I 桃花眼》，同註 17，頁 223-235。

²⁰ 李喬〈強力膠的故事〉私校學生因為家庭問題、幫派問題，吸食強力膠，老師得知後，主動安排戒癮營隊，協助同學去除毒癮。《李喬短篇小說全集 8 某種花卉》，同註 17，頁 60-123。

²¹ 李喬〈休閒活動〉一群準備升學的資優生，因為課業的壓力，相約到書局偷竊書籍、文具，藉偷竊時的壓力，反抗升學壓力。《李喬短篇小說全集 8 某種花卉》，同註 17，頁 274-296。

²² 傳統全知的敘述者聲音是「隸書體」，V 的敘述觀點是「細明體」，身體各器官則是「楷體」。

²³ 李喬《痛苦的符號》師法《聲音與憤怒》以兩種字體印刷，莊時田情節採取「標楷體」，精神分裂後的尤利金情節以「細明體」印刷。李喬《痛苦的符號》（高雄：三信出版社，1974），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著，黎登鑫譯《聲音與憤怒》（台北：遠景，1979）。

²⁴ 《V 與身體》以不同印刷字體分別寫實、醫學話語，書寫方式與西方科普著作《精子戰爭》類似，寫實的「場景」描寫男女的性愛行為，採用楷書體；生理機制場景，描述精子如何游進女子子宮的歷程，採取新細明體。相同之處，寫實、醫學話語分別以不同字體分開。羅賓·貝克（Robin Baker）著，李沛沂、章蓓蕾譯《精子戰爭》（台北市：麥田，1999。）

²⁵ 許爾文·努蘭（Sherwin Nuland）《生命的臉》分為兩種寫實、醫學話語，描寫病患在臨床的病例，皆屬於寫實話語；由案例再進入人體奧秘，生理機能則屬於醫學話語。林文斌、廖月娟譯《生命的臉》（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2013.6）。

²⁶ 敘述觀點（point of view）「是身體的位置（physical place），或意識形態的狀態（ideological

有三個空間：何碧生社會行為的空間；V 與身體器官存在的身體空間；超越文本的政治空間。三空間的敘述者聲音、觀點有別，分別出寫實、醫學、政治等三種話語，各話語之間互相指涉，形成類似巴赫金的二人對話或多人討論效果。

1.寫實話語。這是寫實主義模擬社會現實的空間，描述何碧生從事商業、政治、醫療的社會活動，形成社會綿密人脈網絡的總和。敘述者是一位可信的旁觀者，聲音是沈穩的、寫實的；隱合作者是一位熟悉苗栗地區的基層政治生態、社會運作的觀察者。

2.醫學話語。這是作者創造的既特殊、又重要的話語，它存在於 V 與身體器官共存的內在空間，包含病徵描寫及身體器官的生理機制。敘述者的聲音是專業的、科學的、實證的，隱合作者是一位醫學專家，熟知醫學專業知識、術語。

疾病書寫的便秘、陽痿、魘神牽到、癩、恐慌症、癌症，作者穿插大篇幅醫學專業知識。現代醫學受惠於基礎科學的快速發展，藉由顯微鏡觀察細胞組織的運作，由化學物理建構生理組織，超越傳統感官知覺為基礎的寫實主義範疇。從小說功能來看，作者有意地讓醫學知識躍居小說的前景，負有寓意的重要功能。因此，筆者將疾病書寫與專業醫學知識合併另立「醫學話語」一詞，顯現醫學在本文的重要性、特殊性。²⁸

3.政治話語：這是超脫小說文本之上，指向現實台灣政治的書寫。敘述者是一位自覺的、人格化的、亦莊亦諧的說故事人，描述情節，偶而有意無意地諷刺政治權威。政治語言寄生／附生在寫實、醫學話語之間，政治與性原本不相干的兩件事互相指涉，藉男女性愛比喻兩岸統一、一國兩制，影射、調侃、反諷現實政治。

situation)，或實際人生方向 (life-orientation) 相關的敘述事件。聲音 (敘述者的聲音) 在事件或存在物中以說話或其他公開手段跟讀者溝通。參見賽邁爾·查特曼 (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同註 4。

²⁷ 「隱合作者」(implied author) 就是作者創作時的自我，「這個隱含的作者始終與「真實的人」不同——不管我們把他當作什麼——當他創造自己的作品時，它也就創造了一種自己超越的替身，一個「第二自我」。」韋恩·布斯 (Wayne Booth)，華明、胡蘇曉、周憲譯《小說修辭學》，(北京：北京大學，1987.10)，頁 169-170。

²⁸ 本文限於篇幅，僅選擇「癩」相關情節討論。至於迷戀醜女、魘神恐慌症、癌症及生死對談等有待他日處理。

(三) 類比、模擬反諷。醫學話語如何指涉政治寓意？《疾病的隱喻》將疾病隱喻為「戰爭」，蘇珊·桑塔格說：在 AIDS 敘述，敵人是造成病的東西，來自外在的感染原：

侵略者很小，約是大頭針尖的一萬六千分之一……身體免疫系統的偵察兵——名喚巨噬細胞 (macrophage) 的大細胞，意識到小型外來者的存在，立刻通知免疫系統。免疫系統開始動員細胞，製造抗體以因應威脅。但 AIDS 病毒專心一意，不理路上許多血球，避開快速行進的保衛者，直攻免疫系統的主要合作者——T 細胞。²⁹

愛滋發病經過模擬反諷為一場「戰爭」。首先，原本無主體、無個性的病毒、巨噬細胞、身體系統細胞擬人化，成為戰場上的「侵略者」、「偵察兵」、「保衛者」等，他們具有意識、自我行動的能力。愛滋病毒破壞免疫系統比擬為一場軍事突襲，愛滋病毒化身為微小的侵略者，縱使身體的免疫系統「動員」細胞抗體，搜尋微小的入侵者；但他們仍能「避開快速行進保衛者」，「直攻」免疫系統。因此，疾病書寫能夠成功，在於將病毒破壞免疫系統模擬反諷為「戰爭」。

(四) 讀者反應理論。小說情節分別兩條主線進行，何碧生的政商生涯，V 與身體器官的衝突隱喻政治。行文過程，作者留下各種訊息及座標，需要閱讀過程相互參造，建構出寓意的主題，故「讀者」居於重要地位，讀者的文學能力，及閱讀過程的參與、綜合及重建能力，才能建構主題。³⁰

因此，本文討論醫學話語如何隱喻政治？選擇「癮」母題情節為研究題材，從菸酒使 V、身體器官上癮的情節，隱喻社會宰制 V 與身體；安非他命情節隱喻殖民者宰制被殖民者。可分別為四個問題：第一，李喬身處於何種語境，兩岸

²⁹ 蘇珊·桑塔格 (Susan Santag)，刁筱華譯《疾病的隱喻》(台北市：大田出版社，2000)，頁 111。

³⁰ 喬納森·卡勒 (Jonathan Culler) 著，盛寧譯《結構主義詩學》(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1991.10。)

政經有何變化，使他創作這部小說？第二，癮母題的菸酒情節，致癮物的生理機制如何隱喻社會宰制 V 與身體器官？第三、作者如何藉由何碧生嫖妓的寫實情節，建立兩岸政治主體？第四，安非他命的生理機制如何隱喻被殖民者欣然懵懂接受殖民統治？

二、《V 與身體》的創作語境

本節先討論李喬創作《V 與身體》的語境為何？底下分別從政治語境、文學語境、習性三方面加以說明：

在政治語境方面，《V 與身體》起筆時，正當總統大選的狂潮逐漸退去(2008)，政治史上的第二次政黨輪替，新國府上台之後，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取得政治的正當性，積極推動外交休兵，文化商業經濟的交流。原先劍拔弩張、飛彈瞄準、武力解放的緊張、肅冷的氛圍，逐漸轉為春風拂面。

但是，執政隨即遇到嚴峻的挑戰，美國雷曼兄弟投資銀行破產、歐債風波不斷，全球性的金融海嘯，造成台灣經濟巨幅衰退。中國為了協助新上台的領導人穩固政權，派遣經貿團赴台採購農工商產品，³¹與台南地區的虱目魚漁民簽訂契約，服貿、貨貿談判也傳出「讓利說」。對岸經商的台商與統戰單位相互唱和，高歌一國兩制，呼應中國的友好善意。

在政治語境，本土意識強烈的李喬批評：中國揮別武力恫嚇、外交打壓，而釋出外交善意，商業利益是欺騙詐術、毒藥糖衣。貿易讓利，扶持農漁業的溫情手段，將使貪圖利益的台灣人，卸下被併吞的心房。³²就像本土評論家指出：對外經貿過度依賴中國訂單，箝制台灣的生存命脈，最後無須武力犯台，就被迫屈服於「以商逼（領）政」的手段。³³李喬以先知的口吻：「對於中國懷抱任何美

³¹ 2009 年的金融海嘯，接著為雷曼兄弟、歐債危機，台灣也陷入全球性金融風暴的漩渦，中國各省區紛紛派遣採購團到台灣採購農工商產品。

³² 李喬評論：「在 2010 年九月 ECFA 生效之後，台灣青年的就業薪資很快就跟大陸拉平了。由台灣農漁技術西移的『成果』，中國存留高量農藥殘存的『便宜』農漁產品就要送到我們飯桌上了。」李喬《我的心靈簡史——文化台獨筆記》(台北市：望春風出版社，2010)，頁 164-165。

³³ 〈ECFA 導致台灣經濟福建化的危機？——2010 中國兩會報告透露的戰略密碼沈淪與救贖〉

好幻想都是有害的」³⁴，警示台灣人切勿耽溺於兩岸通商、和平統一帶來的「利益」。

在文學語境方面，李喬的「文學習性」，擅長採用「歷史素材」小說文類處理政治、種族、殖民、文化、主體性等問題，藉由大敘事的書寫策略，討論台灣人的國族認同。如果作者依循歷史素材「習性」，羅列兩岸政治文化商業交流的新聞事件，大陸各省區採購團如過江之鯽越海而來，強化讓利說的影響，即可完成一部小說。

只是大敘事小說將中國、台灣建立在殖民／被殖民的簡單二元對立原則上，於是中國、殖民者、支配者通常以惡者軍人、獵人的形象出現，被殖民者則是善良的受難者、獵物為喻。軍人憑藉武力鎮壓台灣人，獵人狡猾陰險緝捕無辜的受難者。³⁵

在文化論述裡，中國文化不脫陰險的細菌、病毒、詛咒等形象，³⁶像鎖住全台灣人的鍊子一樣。³⁷

軍人、病毒的隱喻說明其本質為「武力鎮壓」、「以台治台」使台灣人處在暴力威脅下產生「恐懼」。恐懼之所以有效，因為相信它包含著人類禍心（human maliciousness）。³⁸同樣的，武力鎮壓、狡猾獵捕顯現殖民者包藏「人類禍心」，使得被殖民者的「恐懼」蔓延。李喬在小說裡營造社會恐怖肅殺氣氛，讓讀者產生強烈的威脅感，激起反抗的意志。

但是，歷史素材小說的大敘事手法、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³⁹的程式化書寫，

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page/chinese_attachment_1/1456/003_20100423.pdf。2014.12.03。

³⁴ 同註 31，頁 164。

³⁵ 〈泰姆山記〉余石基因反抗政府被通緝，逃亡到阿里山，被情治人員追捕。情治人員隱喻為獵人。《李喬短篇小說全集 10 耶穌的眼淚》，同註 17。

³⁶ 病毒之說，出於台灣人身上留著大陸的文化血液。台灣漢人移民多來自大陸東南沿海閩粵兩省，帶來漢人傳統文化，故台灣文化內含中國文化。「台灣的文化病態不能以『外科手術』截肢換骨，因為病毒滲入臟腑之內。」李喬《文化·台灣文化·新國家》（高雄：春暉出版社，2001.3。）頁 101。另有《文化心燈——李喬文化評論選粹》可參考。（新北市：望春風文化事業，2006 初版二刷）。

³⁷ 彭瑞金〈試解李喬《咒之環》之結〉，同註 12，頁 288-299。

³⁸ 段義孚（Yi-fu Yuan）著，潘桂成、鄧伯宸、梁永安譯《恐懼》（台北：立緒，2008），頁 190。

³⁹ 陳芳明認為：《埋冤·1947·埋冤》對抗國民黨所建立起來的中國大敘述時，李喬仍使用了另一種大敘述的策略，把統治者描繪成邪惡的、粗暴的角色，而台灣社會則是屬於正義的、昇華的

瀰漫濃厚的意識形態而遭到論者批評，就如范銘如說：「對老作家無感，因為總覺得使命感太強」。⁴⁰

所以，李喬一改原先的大敘事、二元對立人物，改採小敘事的生理機制、上癮隱喻政治，創造多元話語，造成多聲部劇場，越看越驚艷，推翻了以往小格局的「身體」。⁴¹以菸酒、安毒取代獵人、病毒的凶惡形象，偽善、讓利、欺騙使台灣人卸下防備的心房，進而宰制台灣。

其次，《V 與身體》擴展了疾病書寫的文類範疇。疾病文學是台灣文學一個重要的次文類，描寫病人的病徵（sign）、症狀（symptom），病徵是醫生的觀察角度，說明細菌、病毒入侵身體的疾病徵象；症狀則是病人陳述的感受症狀。⁴²李喬在兩者之外，加入大量生理病理藥理機制，擴展到醫學科學領域。生理病理藥理機制在醫生作者為主的醫療文學也是少見，他們著重病徵隱喻醫政、社會問題，如侯文詠《白色巨塔》著重於醫學、醫政問題。⁴³新世代醫生作家歐陽林⁴⁴、劉育志藉病徵反映目睹的醫院怪現狀。⁴⁵

疾病文學常「以病體喻政體」，將身體疾病比喻國體社會的病灶；醫療的行動，引伸為醫學現代性對未開發社會文化的療救行為。⁴⁶如魯迅〈藥〉⁴⁷、蔣渭水〈臨床講義〉⁴⁸等。醫療隱喻現代性，如王湘琦〈沒卵頭家〉描寫離島澎湖居民因為血絲蟲傳染，造成大卵葩的怪疾。疾病孕育的溫床來自髒亂的居住環境，比喻離島的迷信落伍；台灣來的現代醫生，以免費醫療為誘因，割除懶趴，比喻現代的權威與霸凌。⁴⁹

受害者。〈後殖民時期的後殖民文學——台灣作家的歷史記憶之再現（1987-1997）〉《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田，2002），頁115。

⁴⁰ 同註3。

⁴¹ 同註3。

⁴² 孔繁鐘編譯《精神醫學之症狀及病徵》（台北：合記圖書出版社，1991），頁163。

⁴³ 侯文詠《白色巨塔》（台北：皇冠出版社，1999）。

⁴⁴ 歐陽林《台北醫生故事》（台北：麥田，1997）。

⁴⁵ 劉育志《台灣的病人最幸福——有圖有真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3.6）。

⁴⁶ 唐毓麗《身體的變異——疾病書寫的敘事研究》（台中：晨星出版社，2015），頁196。

⁴⁷ 魯迅〈藥〉《吶喊》（台北：桂冠，2001），頁29-40。

⁴⁸ 蔣渭水〈臨床講義〉《台灣文化協會會報》第一號，（台北：台灣文化協會，1921）。

⁴⁹ 王湘琦〈沒卵頭家〉《沒卵頭家》（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0）。

但是《V 與身體》兼含癮病的病徵、症狀，以及生理病理機制，指涉台灣現實政治。癮母題的醫學話語隱喻兩個主題：第一，菸酒情節說明尼古丁、酒精、茶鹼刺激大腦分泌多巴胺，讓身體器官習慣上癮，隱喻社會「欺騙、控制」，「社會權力也宰制了身體。」（《V 與身體》，頁 89）；第二，安非他命讓吸毒者「感到亢奮、愉悅、狂熱，就像達到性高潮」⁵⁰，使何碧生誤以為身處「性快感」、「幸福和快樂的錯覺」⁵¹，上癮之後身心受害。隱喻中國釋放政治商業利益欺騙，台灣人貪圖眼前利益，反而被宰制、控制。

從政治語境到文學語境，李喬所關切的政治文化問題，屬於政治民族的大敘事，尤其是軍事武力威脅、台灣主體性建立。但是，這部小說以小喻大，以病體喻政體，揚棄大敘事的歷史素材小說，微觀身體空間的生理機制隱喻，擴展了疾病書寫的範疇。

三、「癮」母題菸酒情節的社會宰制隱喻

本節討論第二問題：癮母題的菸酒情節，致癮物的生理機制如何隱喻社會宰制？底下根據話語的差別，分別討論三個問題：首先，李喬如何建立癮小說的「壓力（性焦慮）——上癮（安毒）」結構？其次，疾病書寫與醫學話語的同異在哪裡？再次，菸酒的生理機制寓意為何？

（一）寫實話語的上癮壓力結構

首先，癮小說如何建立其結構？致癮物如菸⁵²、酒、檳榔⁵³本是社交場合常

⁵⁰ 和古柯鹼一樣，安非他命能使人感到亢奮、愉悅、狂熱、就像達到性高潮。提摩西·丁莫夫史帝夫·卡波著，周晏子譯《告別毒品》（台北市：新苗文化出版，1994。），頁 63。

⁵¹ 結晶型安非他命（crystal methamphetamine）是一種白色結晶體毒品，藉由吸入，或者注射針筒，甚至口服，產生幸福和快樂的錯覺，自信與過度活躍的。一次經驗以後就會使人上癮。短期影響，心跳加快血壓升高，幻覺過度激動易怒，恐慌和發狂。長期會造成心血管萎縮或死亡，破壞肝、腎和肺。無毒世界基金會。<http://tw.drugfreeworld.org/drugfacts/crystalmeth.html>。2015.8.10。

⁵² 吳憲林〈「菸癮」解套術〉抽煙有助於思考或者降低減緊張、不安、容易憤怒、疲憊、挫敗等情緒。《張老師月刊》391 期，<http://www.tcea.org/UI/C0602.aspx?uid=C8CE13FEEB9A9118>。2015.8.7。

見的交際物，具有抒壓、提神、提升靈感，社交多重功能，⁵⁴但李喬單取「抒壓」功能，使敘事建立在「壓力（挫折、創傷）——上癮」結構。

菸酒情節裡，何碧生致癮的原因來自「壓力」，其壓力源有三：親人譏笑、黑道子彈威脅、大屠殺的潛藏記憶。⁵⁵何碧生進軍法拍屋事業，以海蟑螂的暴力作為，撼動業界，業績蒸蒸日上；商場得意之餘，踏進地方政壇，挾其銀彈買票躋身地方政治人物。他包養四大金釵，欺善怕惡，詐騙錢財，妻子吳宜含不齒其違法敗德行徑，冷諷熱訕使他坐立難安。在法拍界，暴力（拳頭、子彈）決定海蟑螂們的倫理，禿鷹進食的順序，以暴力為專業的黑道，位居食物鍊的高階。縱使何在政商兩界呼風喚雨，收到內裝子彈的封信，還是讓他時時「身體空閒，精神緊張」，黑道的死亡威脅是生命難以承受的痛。

所以，何碧生藉抽煙、喝酒、嚼檳榔、賭博、性愛、毒品等來抒壓，「喝烈酒是最方便的『藥方』」（頁 85）；放縱「情慾」抵抗恐懼，方法有效，但陽弟不耐操；忘懷妻子的譏笑，賭博比較有效，卻因賭個三天三夜休克昏倒。

安非他命情節，何碧生嫖妓早洩產生「性焦慮」的「壓力」，服食安毒，仍然延續「壓力（性焦慮）——上癮（安毒）」結構。他與妻生養兩小孩，包養四大金釵，性事頻繁無憂無慮，怎會產生性焦慮呢？壓力來自「男人的面子」。性原是私密的行為，但 Eros 團卻在旅館大搞集體性愛（俗言大鍋炒），一行團員才七人，卻叫了美女十人，裸男靚女共處色彩濃豔的大房間，同時進行性事，交換伴侶，偷窺與公開展示同時存在，有人痴傻窺視同伴的性愛，也展示自我雄性激素，性不再是私密。

在半公開的性事場合，性能力強弱隱喻政治的雁行次序。身為地方派系領導人的何碧生，不能在性事上示弱，進駐海南島飯店，原本磨「槍」霍霍，期盼床

⁵³ 沈馨仙、張思平、鍾佳玲、林依蓉、楊容季等〈常見有毒中藥草〉：檳榔鹼一種副交感神經的興奮劑，長期嚼食成癮，形成依賴性。《藥學雜誌》電子報 105 冊。
<http://www.taiwan-pharma.org.tw/JTP/105/145-149.html>。2015.8.10

⁵⁴ 學者研究成癮的原因，包括好奇、同儕的壓力、工作需求、社交等多項功能，李喬僅採取「創傷、壓力」心理結構為致癮的主要原因。

⁵⁵ 童年的何碧生目睹大屠殺事件，幼小心靈受到衝擊，將其埋葬在潛意識的最深處，日後造成恐慌症。關於大屠殺及恐慌症的關連，另文討論。

第之間大展雄風，卻因舟車勞困，早早棄械投降，使得何產生性焦慮，為了政治的尊嚴，男人的面子，尋求安非他命的幫助。因此，安毒上癮依循相同的壓力結構。

（二）菸酒等致癮物的醫學話語

1. 疾病書寫的內容、功能

其次，《V 與身體》擴展疾病書寫的範疇，增加其主題、功能，故先討論疾病書寫與醫學話語的關係。在傳統小說裡，寫實話語的人物情節佔有主要篇幅、主題寓意的所在；疾病書寫位於寫實情節流之間，僅具有輔助說明功能。以李喬〈強力膠故事〉為例，寫實話語由人物動機（motives）推動情節，高中生各自遭遇升學壓力、拒絕親人關懷、誤入歧途混幫派，產生教育、家庭問題，寫實情節佔有主要且大量的篇幅，前景的位置，人物的動作抉擇賦予主題。⁵⁶

疾病書寫則是片段的、補充的。疾病書寫由病徵（sign）、症狀（symptom）組成，兩者雖有醫、病視點，診療、生病的差異，皆屬感官知覺的範疇。醫生觀察：「嘔吐、痙攣、呼吸異樣，或休克等」病徵；患者自訴：「最先是全身酸酸軟軟的，昏昏沈沈，注意力不能集中」，⁵⁷都是片段鑲嵌在寫實情節之間，篇幅簡短，僅具有「補充」功能，⁵⁸且情節時間「停頓」⁵⁹、「中斷」。所以，疾病書寫相對於寫實話語其功能是次要的，僅具輔助說明的功能。但是，《V 與身體》卻佔有前景，且寓意政治。

⁵⁶ 李喬〈強力膠故事〉結局設定是主人公具有自省能力，立志從癮物覺醒，認清自我價值。但是，《V 與身體》何碧生的癮情節缺乏勵志的結局。《李喬短篇小說全集 8 某種花卉》，同註 20，頁 114。

⁵⁷ 同註 20，頁 114。

⁵⁸ 李喬〈強力膠故事〉以寫實情節為主，探討學生因壓力而吸食強力膠，寫實的敘述流插入醫學話語：「關於強力膠，對身心危害情形，他的後遺症，居然遠較嗎啡、海洛英為烈，它的主要作用在於中樞神經上，繼續服用到某一程度時，它將導入知識寶庫——大腦灰質層的傷害。那時候，縱使戒除，也已經近乎低能，癡呆狀態。嗎啡和海洛英的傷害也不如它重。」這段醫學話語說明吸食強力膠的後遺症，具有「說明」及「補充」的功能。同註 20，頁 114。

⁵⁹ 醫學話語將情節由人物轉向醫學知識，讓情節時間停滯，中斷敘述流、情節線，所以是「停頓」的作用。

2.客觀科學的醫學話語

本節討論醫學話語的內容、功能，《V 與身體》的醫學話語包含兩個範疇：一是病徵、症狀，一是生理機制。前者即疾病書寫，何碧生肺癌初期症狀、喝酒胃潰瘍，長時間賭博倒地休克等。⁶⁰

李喬擴展疾病書寫領域，增添現代醫學的專業知識。現代醫學受惠於近代科學的快速發展，對於身體、疾病的理解，從外表的病徵，深入到身軀之內的細胞，藉助物理學、化學的幫忙，理解到細胞內的分子、氨基酸，以及器官組織系統的運作。話語的敘述者彷彿一個微小科學觀察家，悠遊於身體之內的空間，⁶¹醫學生理學藥理學等的專業知識，詳細地說明身體器官組織的運作模式，稱為生理「機制」、機轉（mechanism），形成情節有機的一部分。

致癮物對身體產生的影響是一個完整的生理機制。何碧生服食酒、煙草、檳榔後，內含的酒精、尼古丁、生物鹼等刺激大腦的「海馬體」（hippocampus），促其釋放大量多巴胺（dopamine），使大腦感受到性快感、幸福感，沉溺於幸福的情境裡。接著，致癮物使身體習慣「上癮」，當致癮物一再地刺激腦神經，「快感、幸福感」制約腦部變成美好的記憶。只是，當致癮物不再供應時，腦阿公的灰白質細胞產生化學變化——從原先的幸福感落入匱乏感，於是痛苦來襲，形成「一日不可無此君」的依賴感、匱乏感，這就是「上癮」（addiction）。

這段醫學話語書寫有三個特徵：

（1）醫學話語佔有篇幅。醫學專業術語如海馬體、多巴胺的腺體、化學物質。這些醫學專業術語、生理機制擴展了疾病書寫的範疇，且佔有相當篇幅，位居小說前景的地位，超越了疾病書寫的篇幅、功能。

（2）生理決定心理。快樂原屬於心理層面，來自非物質的歡樂、超越世俗

⁶⁰ 何碧生賭場三天三夜的賭博奮戰，體力透支，身體各器官發生警訊，休克昏倒。他的身體斜斜倒下，V 失去知覺。休克，敘述者說明：這是身體遭遇極度危險時，原本生命中樞的但腦阿公將「指揮交付給交感神經」。（《V 與身體》，頁 74）客觀書寫的醫學知識說明，中立指敘述者並不譴責何碧生賭博的習慣。

⁶¹ 電影 '[Fantastic Voyage](#)' 中文譯為〈聯合縮小軍〉（1966），理查德·弗來舍（Richard Fleischer 導演，描寫五位醫生軀體縮小為百萬分之一的大小，藏入針頭，注射進入人體內解救病人。

的心境，但是醫學話語告訴讀者，個人快樂幸福由多巴胺的數量所決定，物質性的化學腺體數量決定心理的快樂與否。

(3) 客觀科學的書寫。這段醫學話語採取第三人稱的敘述觀點，超然物外的客觀中立態度，是非標準依據陳述的邏輯、事實的真偽判斷而已，並未加入個人主觀的意圖、道德判斷，甚至不涉及個人感受。生理機制是科學書寫，一個可驗證的重複過程，並非單一偶然現象，不管任何人服食酒精尼古丁等，都會產生相同的生理機制，感受到強烈的快感與幸福感；癮物匱乏時，產生痛苦的依賴感，這一連串的機制反應持續重複，生理機制的描寫具有可信的權威。

3. 醫學話語的寓意

再次，菸酒等致癮物如何隱喻社會控制？醫學話語承載小說主題，類比為社會宰制：

社會控制 V，V 控制身體。社會權力也宰制了身體。因為自然 Nature 在人間，人把自然也社會化；人的身體來自自然，身體最後的本錢——對抗社會宰制的 Nature 已然淪陷！（《V 與身體》，頁 89）

既然致癮物控制身體器官，類比社會宰制人，成立的關鍵在於「欺騙」、「宰制」。

首先，「欺騙」是一種社會行為，在團體裡，主體有意以不實、虛構的訊息，使對方信以為真。於是，菸酒等致癮物被擬人化為有知覺意圖的主體，派出尼古丁、酒精「刺激多巴胺分泌，是欺騙多巴胺；也就是欺騙腦阿公、神經大叔們……」（《V 與身體》，頁 90）為什麼是欺騙呢？大腦要分泌多巴胺是難得的，必須身心處於「求生存與繁衍兩大工程外，對於產生幸福快樂的分泌供應是很吝嗇的」，只有處於繁衍子孫的情境，或者完成某種難得的成就，感官知覺（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感受到快樂、幸福的環境，大腦才會分泌多巴胺。但是，致癮物省略幸福程序、環境，所以稱為欺騙。

其次，「上癮」類比「宰制」。身體器官對致癮物產生慣性的需求，這就是「上癮」。身體器官陷於快感、匱乏感的交替循環，產生無法抑扼的強烈需求，就被致癮物「宰制」。

但是，菸酒的醫學話語裡仍停留在科學客觀書寫，沒有展現意圖欺騙他者的主體，使得隱喻難以成立。

總括本節的討論，可結論如下：其一，醫學話語佔有前景，且具有寓意功能。作者在病徵、症狀之外，加入大量的現代醫學專業知識，篇幅增加且具有寓意功能。因為主題的付託，話語佔據小說「場」的優越地位，從讀者的閱讀經驗而言，原本邊緣位置的醫學話語，現在佔據「場」的優越位置，這是「場」的顛倒，「內面的發現」。⁶²

其二，主體尚未擬人化，隱喻功能的不足。「欺騙、宰制」屬於社會行為，致癮物借代為社會主體，才能展現欺騙、宰制的意圖，但整個上癮機制仍停留在科學的、反射的生理反應，與科學報告無異。

四、由寫實話語建立政治主體

本節討論作者如何藉由何碧生嫖妓的寫實情節，建立兩岸政治主體？類比的成立，在於將菸酒等致癮物擬人化、政治化為殖民者，作者藉由寫實、政治話語的並列、指涉，建立政治主體。

（一）性愛隱喻兩岸：政治主體的建立

「癮」母題第二段的「安非他命」情節，何碧生政商兩相得意，飽暖之餘，思之淫慾，組織「買春團」前往海南島召妓尋歡，第一夜選上豐腴白淨的雅雅，

⁶² 柄谷行人討論日本現代文學的發生時，提出：日本傳統詩歌文學的風景受到漢文學的影響，寫作模式將美文排列，並不實際描寫山水風景。直到柳田國男將真實的風景呈現出來，佔有優越的場，將被傳統詩人掩蓋在內面的真實風景，翻轉成為外在門面，稱為「內面的發現」、「前景化」、「站在優越場的位置」。柄谷行人著，趙京華譯《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北京：三聯書店，2003），頁35-46。

卻過於興奮早洩造成性焦慮；第二夜如臨大敵，請求藥物幫助，中國醫生提供結晶型安非他命藥丸。這段情節裡，寫實話語與政治話語交互指涉，性愛、毒品與兩岸政治關係交錯出現，確定兩岸政治主體的隱喻。

所謂政治話語指超越文本，從小說空間投射向真實作者及真實讀者所存在的現實世界，指涉現實的各種事務，尤其是兩岸政治。政治話語與寫實、醫學話語敘述方式有所不同，寫實、醫學話語包括人物、情節，政治話語卻「寄生」在話語、情節之間，敘述者逞其口舌之能，運用雙關語、隱喻、反諷、模擬反諷等，來回兩種話語之間：「V 與身體無止盡的紛爭肇始於此。這又似中國虎視眈眈下，台灣藍綠對峙情勢，無奈的很。」（《V 與身體》，頁 65-66）藉由 V 與身體紛爭譬喻台灣的藍綠對立。這些針砭時事的機智語常令讀者會心一笑，享受著一針見血的諷刺，也藉此建立政治符號。

（二）中國政治主體的象徵

1. 中國的象徵：陰姐

李喬如何藉由寫實話語與政治交相指涉？他以兩性性愛為喻，以陽具比喻台灣，以「陰姐」、妓女、醫生賦予中國政治符號。⁶³

何碧生與妻子吳宜含行房時，陽弟、陰姐分別借代為台灣、中國：

於是「庇妳死」(penis)——陽弟迅即雄赳赳氣昂昂如「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戰士，硬挺挺戳入「對照」陰姐的「中庭」。

不能思考，不能猶豫，無法半途而廢；猶如古老日本的神風特攻隊，直衝敵艦隊，陽弟攻入陰姐縫裡而終極統一。（《V 與身體》，頁 71-72）

⁶³ 小說情節裡的政治主體序列確立，整理如下：

話語/政治符號	寫實話語			醫學話語	政治話語
中國	陰姐	妓女	醫生	安非他命	殖民者
台灣	陽弟	嫖客	吸毒者	身體器官	被殖民者

這段夫妻性愛場景，敘述者有意地採取模擬反諷（parody）的高階模擬，⁶⁴以雄赳赳氣昂昂、硬挺挺等升格雄偉修辭形容陽具，性、政治交相指涉的雙關語，陽具攻入陰姐縫裡隱喻兩岸的「終極統一」。因此，性愛與兩岸統一的隱喻確立，陽具、陰姐借代為台灣、中國。陽具被比喻為中華民國的英勇戰士、神風特攻隊，為了性快感而勇往直前，隱喻台灣人為完成兩岸統一，一往向前，絕不退卻。只是，隱喻兼含反諷，神風特攻隊英勇無畏，又淪為為天皇而死的意識形態，諷刺統一是無腦的自殺行徑，「不能思考、不能猶豫」，只有行動，沒有思考。

這段寫實與政治話語的交相指涉，確立國族符號，但缺乏穩定性，如果陽具代表「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戰士，又是「神風特攻隊」，認同在台灣或日本之間猶疑？更大的問題來自人物主體：如果陰姐隱喻中國，其主體吳宜含借代為中國，隨即產生不倫不類的困擾。因此，系統性的政治象徵必須到何碧生到中國嫖妓，才完整地建立。

2. 中國的象徵：妓女

第二個中國的象徵是「妓女」。何碧生率領地方民意代表，組織厄洛斯團（eros party），⁶⁵進駐海南島的旅館，進行買春大行動。當何碧生手攬豐乳腴腰的妓女婉婉，進行激烈的床戰，身體內部卻發生爭執——V 與身體器官的對立——V 享受著性愛，爽斃了；身體器官抗拒性愛，強調「毋係做愛，係『做齋仔』，做絕事」。雙方陷入劇烈爭吵，V 一怒之下，遂停止了戰鬥，動作停頓，雙眼水汪汪的婉婉大聲責罵：

「喂！死人！你……你還做不做呀！」婉婉勃然大怒。

⁶⁴ John D. Jump, 胡聲朴譯〈模擬嘲諷〉《西洋文學術語叢刊》(下)(台北市：黎明，1978)，頁525-680。

⁶⁵ 厄洛斯（Eros）是古希臘神的譯音，指情慾性愛。日語 ero 指「色、色慾」。（《V 與身體》，頁99）

「好啦好啦！來……佻娘 e！」

「咦！怎麼罵姑奶奶的娘來著？」婉婉靜止不動。

「是是是。不對不對。失禮！——來……」

「你！死人啊！這樣搞？」婉婉躺著如死豬。

「……」何碧生陷入「一國兩制」，只好矢勤矢勇，一廂情願，無心無肝，追求統一——，艱難的一射！（《V 與身體》，頁 131）

這段情色文學的性愛場面，赤男裸女身體交疊纏綿，大膽的情慾流動，洋溢著浪漫的激情，腥羶畫面刺激讀者的感官與想像。但是，李喬筆下的性愛既色情又諷刺，蘊含著「種族、階級」的權力壓迫與翻轉。像〈玉門地獄〉描寫女兒以性報復殺母的男人，性愛成為反抗父權的手段；⁶⁶《藍彩霞的春天》妓女藍彩霞受到人口販子的欺壓，藉女體引誘男人，使其失去戒心，殺死壓迫者。⁶⁷筆下的性愛場面是符號、能指，權力鬥爭才是本質、所指。

就權力關係而言，嫖妓呈顯上對下的權力宰制，嫖客、尋芳者是獵人、掠食者，位於權力的高階；妓女提供性服務，是獵物、被掠食者，位於權力低階。但是，何碧生陷入身心自我衝突，被伶牙利嘴的婉婉罵聲「死人」，嫖客失去宰制的主動權，被迫完成性愛，兩者的權力、位階起了變化，隱喻台灣喪失了主動權、控制權。

作者更借政治陳言「一國兩制」、「矢勤矢勇」，隱喻兩岸統一的徒勞無功。

「一國兩制」原指何碧生身心內外的衝突：何面對裸女的刺激，享受性愛的歡愉；身體器官對縱慾耗損，苦不堪言，既隱喻何碧生的身體內外的歡愉／耗損，又指涉現實台灣面臨被統戰的自我衝突。

政治上的「一國兩制」是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為了解決兩岸分治的事實，提出的解決方式。在一個「中國」底下，兩岸各自維持原有體制，中國持續在社會

⁶⁶ 李喬〈玉門地獄〉《李喬短篇小說全集 10 耶穌的眼淚》，同註 17，頁 124-141。

⁶⁷ 李喬《藍彩霞的春天》（新北市：五千年出版社，1986）

主義體制；台灣維持資本主義體制，這是中共對台統戰的最高利器，⁶⁸也是超越文本，指涉現實政治。

「矢勤矢勇」出於國父孫文頒佈給黃埔軍官學校的訓詞，勉勵軍校生報效國家，隨著國民革命軍征戰，東征、北伐、抗戰、剿匪等戰役，聯想戰士為「中華民國」存亡浴血苦戰的場面，充滿神聖的愛國情操，訓詞經中國國民黨神聖化成為國歌歌詞。

但是，何碧生對妓女「矢勤矢勇」洋溢著升格反諷的趣味，陽具向陰姐發誓勤奮勇猛，讓她滿足，讓她幸福，嫖妓崩解國歌的神聖性；妓女「無心無肝」，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落得「一廂情願」，崩落「愛情」的神聖性。因此，「矢勤矢勇」反諷台灣泛藍誓言追求兩岸統一、一國兩制的忠貞，不過是露水姻緣，而無心無肝的妓女，怎會信守承諾呢？同樣的，中國怎會信守一國兩制的承諾呢？

3. 中國的象徵：醫生

小說中的最有趣、最傳神的政治隱喻是「醫生」。「醫生」的專業、醫療、救人形象為人所熟知，與國族符號相距甚遠，作者怎麼會不可思議地將兩者結合？

何碧生到海南島買春的第一夜，遇到妓女過度興奮，丟盔棄甲。醒來，性焦慮症發作，請求旅館尋找「強制助性」的良方，中國醫生慨然開出「合法」醫囑及藥方——結晶型安非他命——，在「性幫浦」助興之下，何碧生與 V：激動興奮充血，解決生理困境。

中國醫生有雙重涵意：藥頭、偽善。首先，醫生本以醫療救人為職志，病患開刀後、癌末病患，開立植物所淬取的嗎啡、大麻等止痛藥，舒緩病患的疼痛，這是法定的醫療行為。但性焦慮提供化學物質合成的安非他命，不僅違反職業道德、醫生倫理，對身體器官的傷害更快更嚴重。原本救人助人的醫生，變成害人

⁶⁸ 「一國兩制」是 1980 年代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提出的口號。為了解決中國、台灣分治的事實，能夠恢復統一的理想，提出的政策，一個社會主義中國；一是資本主義台灣。鄧小平〈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設想〉《人民日報》（1983.6.26）。引自華夏經緯 <http://big5.huaxia.com/zt/pl/08-068/1270802.html>。2014.7.10。

毒人的毒梟，他是掛牌、合法的毒販、藥頭，正是一位「披著白袍的藥頭」。

其次，偽善。醫生從開立醫囑到供毒，維持著一貫的專業態度，盡責地叮嚀吸毒者，不可將大麻與安非他命等藥劑混用，避免生命危險。先提供毒品，再輔以衛教，專業形象形成劇烈的反差；偽善的行徑，顯現包藏禍心的熱誠。

當醫生作為中國的形象代表，顛覆台灣文學習以為常的慣性，提醒讀者，武力威嚇的時代已經過去，改頭換面為利益誘降，殖民者不再是武力權威的土八路、軍人，而是具有現代知識專業能力的「藥頭醫生」。

這段討論寫實、政治話語的交互指涉，男女性愛與政治名言、陳言相互指涉、拆解，當男女性器借代為兩岸政治主體，賣春的妓女、提供安非他命的藥頭醫生，借代為中國；陽具、身體器官借代為台灣，政治主體就確立。

五、安非他命醫學話語的政治隱喻

本節討論安非他命的醫學話語如何隱喻殖民統治？身體器官反抗安毒藥丸，到藥效發作受其控制，大腦處於休克狀態，比喻被殖民者從反抗到臣服的歷程。

（一）醫學話語的劇場化

身體器官反抗安毒藥丸過程，作者模擬反諷（parody）為一場反侵略、反殖民的「戰爭」。蘇珊·朗格早將疾病隱喻軍事行動，「病被視為他者的異有機體（alien organism）的侵略，身體（免疫系統）則化身為軍事行動來回應」。⁶⁹

當何碧生將藥丸吞入喉嚨後，前哨的耳叔接獲敵情，迅速通知腦阿公，腦阿公綜合判斷之後，訓令全體各器官反抗：

「……唔……來了……完了……」胃與食道相接近的「賁門部」從耳叔接到信息，直傳腦阿公發出警告，可是神經大叔「自主神經系」⁷⁰無法「聽令」——

⁶⁹ 蘇珊·桑塔格（Susan Santag），刁筱華譯《疾病的隱喻》，同註 29，頁 100-106。

⁷⁰ 自主神經系統（autonomic nervous system）是一個自行運作的系統，無法為意識所控制。這個系統包含兩種功能完全不同的神經和纖維，亦即交感神經系統與副交感神經系統。副交感系統的作用在於使體內活動趨於緩慢穩定，也就是負責一般的維生功能，如腸道的正常活動和規律

「禍物」由食道直灌而下：「賁門部」略一停滯卻不得不「開門揖盜」、「啟門掖毒」……

「災！災難啊！」心大伯與「賁門部」靠近，警覺立生。

「大孀！不行啊！反抗——吐出去！快！」腸大姑扭轉痙攣了。

「糟！壞，壞了！嗚哇！」血姨路過，直接受到衝擊。

「唉！最最慘的是腎啊！」腎二孀絕望地哀告。

（《V 與身體》，頁 125-126）

模擬反諷之所以奏效，在於身體器官人物化、情節戰爭化。在醫學裡，身體器官各有其名稱，職司特定功能，集成系統、組織，並無親族隸屬關係，作者將他們歸併為生命共同體的家族、命運共同體的政府。身體器官變成三代同堂的家族親屬，地位由生命現象的重要性決定，最高層級為腦阿公，指揮全身的神經生理系統；父姨輩的心大伯，腸大姑、血姨；子女輩如陽弟、陰姐等……。身體器官甚至主體化為台灣各級政府：「於是『性快感』由中央到地方、到執行單位『交接器』——都進入戰鬥狀態或戰鬥進行中；激動、興奮、充血……」（《V 與身體》，頁 127）身體器官被賦予政治功能，腦阿公、中樞神經系統類比為台灣的中央政府；心臟、胃、血液等則是地方政府；陽具、賁門等是接敵的第一線軍隊、戰士。

當藥丸侵入身體模擬反諷為「反殖民戰爭」，安毒藥丸是殖民者的入侵部隊，決戰點在藥丸兵臨城下的第一道關口「賁門」，只要通過賁門，隨著藥丸分解，整個抵抗的防線將崩潰。這場景令人聯想到歷史上的山海關、獅球嶺。在地理上，山海關、獅球嶺佔有防守戰略有利位置，前拒敵軍，後衛都城，清兵入關、日軍攻打台北城，都必須通過此關口。前臨狹長的山道，守軍扼守天險，阻敵關外，生理解剖圖的「賁門」也據有相似戰略地位，上承狹窄的食道，下接寬闊的胃部。歷史上，山海關、獅球嶺隱喻必敗的戰爭。守軍內訌棄守，開門揖盜，隱喻殖民

的心跳等；交感神經系統則在因應緊急或興奮的狀況。《生命的臉》，同註 25，頁 91。

反抗必然失敗的歷史深層結構。⁷¹

「賁門之役」浮現一個弔詭的問題：身為第一線守軍的「賁門」，為何不接受腦阿公命令，反而開門迎敵呢？其實，李喬玩了一個遊戲，他明明知道，如果腦阿公要阻卻安毒入侵，須直接命令嘴巴緊閉，牙齒（斬千刀）、舌小妹吐出藥丸等。因為賁門受命於「自主神經系」指揮，不「聽令」於大腦、中樞神經系統。⁷²因此，他有意藉賁門不受腦阿公之令，上令下不達，隱喻台灣各級政府軍隊之間的內訌。

這段醫學話語的書寫手法有兩個特色：首先，陌生化的書寫。病人吞食藥丸原是再簡單不過的過程，主人公配著溫開水，張嘴吞食，水沖擊藥丸滑入身體，隨即發揮藥效，過程不知道出現幾千百遍，重複產生自動化的慣性閱讀。

作者將過程陌生化，透視身體內部的器官如何反抗外來侵略的安毒藥丸，彷彿「第一次看見的事物來描寫，描寫一件事則好像它是第一次發生」，使得平日習以為常的服藥過程，轉化為一場殖民地戰爭，正是實踐形式主義者所謂的陌生化技巧。⁷³

其次，兼具實證醫學與文學趣味。整個生理機制的劇場化帶來閱讀的新鮮趣味，也帶來創作的兩難，陷入寫實／虛構、枯燥／趣味的對立。醫學話語客觀實證的科學敘述，艱深的醫理，拗口的專業術語，雖然實證可信，卻枯燥無味，缺乏閱讀趣味。相反地，劇場化的情節充滿趣味，呈現器官主體的情緒、對話，但可能是作者的囁語，文學的虛構，失去醫學的權威可信，這是作家創作的兩難。

但是，這段醫學話語既保留實證的生理機制，又展現文學的趣味，將實證／

⁷¹ 明末清兵揮兵南下，攻打大明王朝，前進北京前的山海關，原守將吳三桂將軍衝冠一怒為紅顏，開關門讓清兵入關；日人登陸澳底，如要進軍台北城，須通過獅球嶺，但守軍台灣義軍與粵軍內鬥，日軍不戰而奪下此關卡。

⁷² 腦與中樞神經系統，控制人的意志行為，如四肢、感官知覺等；自主神經系統則不受人的意志所管轄，如胃、心跳同屬於「交感神經」。

⁷³ 「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或譯為奇異化。奇異化手法，把形式艱深化，從而增加感受的難度和時間的手法，因為在藝術中感受過程本身就是目的，應該使之延長。藝術是對事的製作進行體驗的一種方式，而以製成之物在藝術之中並不重要。蘇聯形式主義理論家維·什克洛夫斯基著 劉宗次譯〈作為手法的藝術〉《散文理論》(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4)，頁10。

虛構並列產生趣味。安毒由化學物質⁷⁴組成，比起菸酒等癮物，副作用更劇烈，傷害更大，⁷⁵產生「心悸、血壓升高、腸胃痙攣、腎臟衰竭」等副作用，⁷⁶排列的單詞正是一般疾病文學書寫的病徵，卻顯得缺乏文學趣味。李喬將病徵「擴寫」，各器官看似散漫的對話，情緒咒罵，絕望地呼告，卻一一呼應著上述副作用，如心大伯警告災難來臨是心悸；血姨快速流動即血壓升高；腸大姑扭曲痙攣；腎二孀絕望，原是腎衰竭、休克。因此，看來散漫的情節，都以實證的醫理作為基礎。

（二）安非他命醫學話語的政治隱喻

醫學話語的第二段描述安毒的生理機制，醫學與政治話語交相指涉，完成政治隱喻「被殖民者欣然或懵懂地接受殖民統治」。

何碧生將藥丸骨碌地吞下咽喉，敘述者開啟微觀視角，賁門開啟，胃酸分解藥丸；分解後化學物質開始刺激大腦分泌大量多巴胺，讓大腦、中樞神經沈溺於性快感，陷入休克狀態，失去言語、行為能力，改由交感（副交感）神經維持生命現象。這段醫學話語如何指涉政治呢？

安毒藥丸溶解後，迅速刺激胃壁裡神經大叔安置的「受器」，「受器」經由通路將訊息傳遞到腦阿公處，腦阿公的「邊緣灰質層」分析研判之後，命令分泌「比較多量」的「多巴胺」及「5-經色胺」（serotonin）。大量的多巴胺使腦阿公產生變化：

這時，職司滿足感、幸福感的大腦「中尾核」與「被核」（合稱「紋狀體」striatum）——就是「償賞系統」執行任務。於是濃濃恍惚的滿足感，洋洋如仰躺水床的快感「淹沒」了腦阿公與神經大叔的系統。這是中央神經系統幾近「歇業」，身心運作交由「交感神經」（sympathetic nerve）主持

⁷⁴ 〈毒害〉 http://sp1.hso.mohw.gov.tw/doctor/book/med_info/part06-1.htm。2016.3.24。

⁷⁵ 安非他命和菸酒等的製作原料不同，菸酒是自然物為原料製造，但安非他命則是化學原料合成的化合物。施志茂《安非他命危害與犯罪防治》（台北市：華泰文化，2000）

⁷⁶ 提摩西·丁莫夫、史帝夫·卡波著，周晏子譯《告別毒品》（台北市：新苗文化出版，1994。）頁 63。

一切……（《V 與身體》，頁 126）

敘述者先維持客觀寫實的權威聲音，說明：胃壁受器感知到安非他命的刺激，將訊息通知腦阿公，釋放多量的多巴胺，使中尾核、被核感受到滿足感、幸福感。接著，敘述者從客觀寫實轉向人物「內心」，多量的多巴胺讓腦阿公沉溺於極度幸福的狀態，「客觀科學」被「主觀感受」所取代——「濃濃滿滿恍惚的滿足感」、「洋洋如仰躺水床的快感」。因此，醫學話語並存兩種聲音，一是客觀科學；一是主觀感受，敘述者在兩種聲音間無礙地轉換。

安毒藥丸進入身體之初，腦阿公仍處於理智，聯合耳叔、心伯各系統器官上下一心，將藥丸趕出身體之外，隱喻被殖民者堅定反殖民戰爭。等到賁門失守，藥效發作，腦阿公及中樞神經系統陷入多巴胺的性快感，身體失能，隱喻被殖民者放棄抵抗。

不過，李喬觀察世界殖民史，被殖民者貪圖小惠，相信殖民者展現十足的誠意，欣然接受殖民統治，並非台灣單一現象，而是一種的共同／重複的歷史結構，也是殖民歷史的「深層結構」⁷⁷：

就像殖民統治者始終偽裝欺騙被殖民者一樣；而所以成功，是身體的有關系統、被殖民的百姓，或欣然，或懵騰接受——配合的結果……（《V 與身體》，頁 127）

在醫學與政治話語的交相指涉中，「讀者」佔有關鍵角色，起著「綜合」、「建構」的決定性作用。醫學與政治話語原本存在客觀科學與主觀意識形態的巨大鴻溝，政治隱喻的完成，必須藉由讀者從文本的「字裡行間」讀出多重意義，推定

⁷⁷ 李喬的文化思想深受到結構主義、符號語言學的影響，他將文化、歷史分別為「現象」、「結構」兩個層次。……每一個文化都有它獨特的一組文化行為，它們總是以該文化特有的脈絡相互關連著——這個脈絡關係就是這組文化行為的「結構」。「深層結構」是指一個文化不會變動的層次，他是相對「表層結構而言的。」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香港：集賢社，1985 二版），頁 6-8。

寓意主題。從情節看來，敘述者描寫癮物的生理機制，事實上說的是兩岸政治，唯有讀者綜合閱讀才能悠遊兩者之間；而主題、意義，作者意圖的重建，「讀者」佔有關鍵的角色。

六、結論

李喬自謙《V 與身體》是一部「老人作品」⁷⁸，但無論主題、手法都突破了歷史素材小說、疾病書寫的界限，在他的創作史佔有重要地位。歷史素材小說常以殖民者的武力、專制、鎮壓為題，描寫台灣人被奴役、宰制的歷史事實，與國族、主體性等議題相呼應。但是，這部小說跳脫了歷史悲情，著眼於兩岸開放交流後，台灣人沈溺於兩岸和談帶來的政治、商業利益，忽略敵情意識，警示台灣人莫受惑於利益，失去反抗意志、自主性。

小說的題材、形式也突破疾病書寫、醫療文學的範疇。作者閱讀大量醫學著作，累積豐厚的醫學知識，將現代醫學的生理病理藥理知識吸納進入小說，擴展疾病書寫的範疇。醫學話語的劇場化，使得原本客觀科學、深奧難懂的醫學知識，模擬反諷為有人物、有情節，充滿趣味的故事，更將醫學話語隱喻兩岸政治，成為小說寓意所在，超越疾病書寫的功能。

《V 與身體》藉由寫實、醫學、政治三種話語相互指涉，性愛、菸酒、毒癮的生理機制指涉政治，殖民者統治之所以成功，在於被殖民者貪圖利益的欣然配合，否則無法完成殖民統治。

讀者的參與建立話語的類比關係，是小說隱喻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讀者不單是單純地享受閱讀樂趣，更多時候，出入各話語之間，讀出深藏在話語的寓意，話語的關連性由讀者完成。

⁷⁸ 同註 1，《V 與身體》，頁 388。

參考書目

專書

- 李喬，《寒夜三部曲》，（台北：遠景，1986再版）。
- ，《藍彩霞的春天》，（台北：五千年出版社，1985）。
- ，《痛苦的符號》，（台北：三信出版社，1974）。
- ，《埋冤·1947·埋冤》，（台北：海洋出版社，1995.10）。
- ，《台灣，我的母親》（台北，草根出版社，1995）。
- ，《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2000）。
- ，《「格理弗」Long Stay 台灣》（台北：春暉，2010）。
- ，《咒之環》，（台北：INK 印刻，2010）。
- ，《V 與身體》，（台北：INK 印刻，2013）。
- ，《散靈堂傳奇》，（台北：印刻，2013）。
- ，《台灣運動的文化困局與轉機》，（台北：前衛，1989）。
- ，《文化心燈——李喬文化評論選粹》（台北：望春風，2000）。
- ，《文化·台灣文化·新國家》（高雄：春暉出版社，2001）。
- ，《李喬文學文化論集》（一）、（二）（苗栗：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出版，2007）。
- ，《我的心靈簡史——文化台獨筆記》，（新北市：望春風文化，2010）。
- 提摩西·丁莫夫、史帝夫·卡波著，周晏子譯《告別毒品》（台北：新苗文化出版，1994）。
- 孔繁鐘編譯，《精神醫學之症狀及病徵》（台北：合記圖書出版社，1991）。
- 王湘琦，《沒卵頭家》（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0）。
- 維·什克洛夫斯基，劉宗次譯，〈作為手法的藝術〉《散文理論》（南昌市：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4）。
- 李永熾，〈沈淪與救贖〉《V 與身體》，頁 4-12。
- 侯文詠，《白色巨塔》（台北：皇冠出版社，1999）。
- 胡海國，《當代精神醫療》（台北：正中書局，1995）。
- 施志茂，《安非他命危害與犯罪防治》（台北市：華泰文化，2000）。
- 柄谷行人著，趙京華譯，《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北京：三聯書店，2003）。
- 段義孚（Yi-fu Yuan）著，潘桂成、鄧伯宸、梁永安譯，《恐懼》（台北：立緒，2008），
- 段義孚著，周尚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從恐懼到創造》（台北：立緒，2014）。
-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香港：集賢社，1985 二版）。
- 唐毓麗，《罪與罰：台灣戰後小說中的疾病書寫》（新北市：花木蘭，2014）。
- 唐毓麗，《身體的異變：疾病書寫的敘事研究》（台中：晨星出版社，2015）。
- 陳芳明，〈後殖民時期的後殖民文學——台灣作家的歷史記憶之再現

(1987-1997)》，《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田，2002)。
彭瑞金，〈序〉《李喬短篇小說全集·1》(苗栗，苗栗文化中心，1999)。
楊照，〈歷史大河中的悲情——論台灣的「大河小說」〉《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戰後文學史散論》(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 初版)。
歐陽林，《台北醫生故事》(台北：麥田，1997)。
劉育志，《台灣的病人最幸福——有圖有真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3.6)。
魯迅，〈藥〉《吶喊》(台北：桂冠，2001)。

Erich Auerbach 愛瑞克·奧爾巴哈，張平男譯，《模擬——西方文學中現實的呈現》(台北：中華書局，1980)。

Robin Baker 羅賓·貝克，李沛沂、章蓓蕾譯，《精子戰爭》(台北：麥田，1999)。

Wayne Booth 韋恩·布斯，華明、胡蘇曉、周憲譯，《小說修辭學》，(北京：北京大學，1987.10)。

Jonathan Culler 喬納森·卡勒，盛寧譯，《結構主義詩學》(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1991.10)。

William Faulkner 威廉·福克納，黎登鑫譯，《聲音與憤怒》(台北：遠景，1979)。

William F. Ganong，白禮源等編譯，《醫用生理學》(上冊)(台北，藝軒圖書出版社，1996)。

Genette Gerard 熱拉爾·熱奈特，史忠義譯，《熱奈特論文集》(天津：百花文藝，2001)。

——熱拉爾·熱奈特，王文融譯，《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1990)。

John D. Jump，胡聲朴譯，〈模擬嘲諷〉《西洋文學術語叢刊》(下)(台北市：黎明，1978)。

Dieter Ladewig 狄特爾·拉德維希，李彥達譯，《上癮的秘密》(台中：晨星出版社，2005)。

Sherwin Nuland 許爾文·努蘭，林文斌、廖月娟譯，《生命的臉》(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2013)。

V. Propp 普洛普，葉舒憲編選，《結構主義神話學》(西安市：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

Susan Santag 蘇珊·桑塔格，刁筱華譯，《疾病的隱喻》(台北市：大田出版社，2000)。

Stith Thompson 熱斯蒂·湯普森，鄭海等譯，《世界民間故事分類學》(上海：海文藝出版社，1991)。

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Cornell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78 。

單篇論文

彭瑞金，〈試解李喬《咒之環》之結〉，《文學台灣》80號（高雄，2011.10），頁288-299。

電子媒體

台灣文學館「2013 台灣文學獎」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決賽會議，

http://award.nmtl.gov.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12:2013-&catid=70:2013&Itemid=23。2017.8.7。

吳憲林，〈「菸癮」解套術〉《張老師月刊》391期，

<http://www.ttcea.org/UI/C0602.aspx?uid=C8CE13FEEB9A9118>。2015.8.7。

沈馨仙、張思平、鍾佳玲、林依蓉、楊容季等，〈常見有毒中藥草〉《藥學雜誌》電子報 105 冊 <http://www.taiwan-pharma.org.tw/JTP/105/145-149.html>。

2015.8.10

鄧小平，〈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設想〉《人民日報》（1983.6.26）。引自華夏經緯 <http://big5.huaxia.com/zt/pl/08-068/1270802.html>。2014.7.10。

〈毒害〉 http://sp1.hso.mohw.gov.tw/doctor/book/med_info/part06-1.htm。

2016.3.24。

〈ECFA 導致台灣經濟福建化的危機？——2010 中國兩會報告透露的戰略密碼沈淪與救贖〉 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page/chinese_attachment_1/1456/003_20100423.pdf。

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page/chinese_attachment_1/1456/003_20100423.pdf。

2014.12.03。